

首战用我
用我必胜

天 啸

T I A N X I A O

断然出手
决战决胜

陈 可 非 著

天 啸

陈可非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啸/陈可非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4. 2

ISBN 7 - 5033 - 1713 - 2

I. 天… II. 陈…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7416 号

书 名: 天 啸

作 者: 陈可非

责任编辑: 张俊南

装帧设计: 十亩工作室

责任校对: 吴 汇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bs @ 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409 千字

印 张: 15.125

印 数: 1 - 10100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33 - 1713 - 2/I·1374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陈可非

本名陈涌
湖北保康人
1964 年秋出生
1981 年冬入伍
1987 年开始文学创作
发表作品百余万字
长篇小说《斑马线》获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
现为第二炮兵政治部报社文学编辑

都说你有英雄的胆，
脚踏险关不胆寒；
都说你有英雄的魂，
风云叱咤留美名。
你有一身英雄胆，
为什么？
面对苦难你咬牙关；
你有一颗英雄魂，
为什么？
真情面前你泪盈盈。
都说你是钢铸铁打的汉，
原来你也是血肉凝成的人。
问英雄——
你有几多忧伤几多恨；
问英雄——
你有几腔热血几腔情？
难道说，
你情比高山齐云天，
难道说，
你恨似大海万丈深。
好一个英雄儿女英雄泪呵，
洒向人间总关情。
待等得，
浩浩华夏江山多巍峨，
但看我，
英雄横剑碧血祭丹心。

——旧作《大鼓调·问英雄》

楔 章

接到出发的命令，这些三十郎当的男人们都是跟自己的女人匆匆地温存过一回后才卷起铺盖上路的，看起来好像真的是奉了肖天佐当上司令后第一道近似荒诞的指令。

指令？就这点“家务活儿”，还用得着指令嘛。当兵的谁不知道这点儿事是常日里与女人作别时不可不行的礼数，难道还真犯得着他肖天佐下命令不成了？

不，这一回的意义与往日是有些不同。

不同？不同就不同吧，其现实性和历史性就留作人们去思考吧。男人到了这时候往往就只记得一件事了。

女人似乎也觉出了不同。

“这是又要到哪里去咧？”

“这一去又要去多久咧？”

女人用湿湿的嘴巴咬住男人的耳根悄声地打问着。男人总是默不做声，只埋头干着自己的事，直到了了也没从喉咙里吭出一个字来。女人也就不再问了，她也许知道了这沉默的斤两，于是头往床头一滚，眼泪就像珠子一样落了一枕。

男人使完了最后一股劲儿，一轱辘爬起来就高声大笑了，说：“瞧你落个啥泪儿咧，你要知道你男人这回是干什么事去吗？你要知道了你保准就不落泪了，就保准笑得合不上口了。你男人这回干

的可是个天大的事儿，是个比天还大的事儿。快把眼泪擦了，笑，笑一个给我瞧瞧。”

女人经不起逗，也就抿嘴笑了。

笑是笑了，但毕竟夫妻一别不知归期，心里还是不免隐隐地疼痛。

要说最潇洒不过的就数肖天佐了。肖天佐没有女人，于是他便减少了那些细枝末节的琐碎，三下五除二就把自个儿收拾利索了。一只背包和一只泛黄的军用提包就足以裹起他的全部家当，当然还有那根猪大肠一样的米袋子，挂在肩上也就得了。绑腿是必须要打的，腰带是必须要扎的，这是肖天佐长年养成的出门时的习惯。还有棉帽和大衣，虽然现在还是秋天，当前还用不上，他也没把这些打进背包里去，就连提包里也懒得放，就拿在手里，披在身上，简直就是一副过冬的装束。他把自己武装起来，对着靠在门后的那块打掉一半的玻璃得意地照了照，嘴里还哼着支没名没姓的曲子，然后就迫不及待地吧背包往肩后一撂，碰上门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肖天佐知道他绝对不会再回到这个屋子了。

这是九月的傍晚，他抬头看一眼日头，晚霞映得他一脸血红。“狗日的！”他突地记起了那个黄昏，那个狗日的黄昏，嘴里禁不住骂出一句来。

说肖天佐没有女人是不对的。他不仅有女人，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一个长着桃花脸麻秆腰的女人。

“狗日的，”他又骂出一句来，“一个活鲜鲜的人儿一眨眼就不见了，就一眨眼的工夫说他妈不见就不见了。”

“不见了也好，免得她动不动就哭哭啼啼，你要干个什么事她就拉胳膊拽袖子。好，干净，利索。”他自言自语着，踢踢腾腾地就走了。一迈开步子便什么都忘了。

在一个月前，他就听到过一些风声，说是中国要搞自己的导弹部队。所以这一些日子，肖天佐总是有事没事都要到将军那儿去晃两头。他不好开口，将军的嘴却也像上了封条，一点信儿也掏不出

来。他想好了，这一回如果再把他的晾起来，他真该……真该干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啥事都是将军亲手定，他能拿那么大个将军怎么着？后来的一回，将军见他又来了，就知道他那鬼脑壳里打的什么算盘，干脆问了他：“天佐，你这些日子是咋啦？像游魂一样，六神无主的。”肖天佐就赶紧凑上去了，仗着胆子把想说的话给说了出来：“将军，这一回如果有了任务，您这可别把我给忘了。”“好一个肖天佐呀，老实跟你说吧，是你的想跑也跑不掉，不是你的想抢也抢不了。在家好好呆着吧，不过嘛，思想上有点准备还是必要的。”“必要，非常必要，有您这句话，今晚我这觉就睡得着了，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将军一愣，皱着眉头说：“我说什么啦？神五神六的。”“您什么也没说，没说。”说完肖天佐转身跑掉了。

但从此他心里似乎有了点数，这一回的事多少要跟自己沾点边了。他几乎每天都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只要一声令下，他就会像一支箭一样从屋子里射出去。可一直等啊，一个月过去了，他连电话也没接到一个。就在上午，他接到了将军的一个电话，说要组织一个打狼队打狼去。“打狼？”肖天佐一听就在电话里叫了起来，“打什么狼啊，还有那闲工夫？”将军在电话里重重地嗯了一声，肖天佐才收住话。“好吧，打狼就打狼，将军叫咱打狼咱绝不打野猪。我马上就到。”肖天佐没好气地放下了电话。有狼打也好，他一边走一边想，嘿，他娘的总比憋在这里连个响屁都放不出来要好。想到这里，他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这些年真是把人给憋死了，这日里思、夜里想，就像想自己的那个女人，魂儿都好像弄丢了一半儿。总想有点小仗打打，到炮火硝烟中去打几个滚，那才真叫过瘾。可有些事儿，你越是想它就越不来。好家伙，等着打仗，等到头等等来一个打狼，这真是活见鬼。“咯买卖，”肖天佐兴奋之极或愤怒之极时总这么莫名其妙地来一句，好像这三个字便把他心中的一切情感都表达出来了。“咯买卖，这一下我肖天佐不扛两只狼回来给他老头儿看看，我就不姓肖了。”肖天佐愤愤地说。

一边走着，他嘴里还是哼着段小曲儿，这回哼的是那段儿生生

死死也忘不了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不过经他嘴里哼出来，把词儿就变成“当当当”了。哼到兴奋之处，他就干脆抬起脚来甩上了正步，扑扑腾腾地，弄得小路上一阵尘土飞扬。

肖天佐总想有仗打是可以理解的。他十五岁时就跟随游击队打日本，等到解放战争时期，就已成长为一个很有建树的侦察参谋了，著名的塔山阻击战曾立下汗马功劳相片还上了报纸。在他的经历中，可以说打过的大仗、小仗连自己也记不清了，一提到打仗，他就会满脸通红，青筋暴胀，眼冒金星，仿佛整个神经系统都亢奋了起来。他个头不高，背还有点弯曲，脱了这身军装就是不提锄头不挑粪桶，别人也绝不会怀疑他不是农民。他父亲是黄麻起义的老革命。父亲走时，他还怀在老娘肚子里，等再次见到父亲时他已经有了十岁。别看他生来有些瘦，是人们常说的露筋骨，但他一旦穿上军装，就会平添几分精神。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是个军人坯子，活到四十岁，打了十几年仗，他不知道什么叫害怕，身上留下的十九块伤疤，充其量也就是几块疤痕，从来没把它当个什么事儿。一个人闲着没事的时候，他才会卷起胳膊腿抚摸着那些疤痕，一股男人的血性就翻卷而来。在战火中，一次次死了又一次次活过来，除了更添一分活着的自信，再不会有其他的感觉。在朝鲜战场上，有一回美国飞机把弹片扔到了他的脖子里，竟然没能切断他那粗壮的喉管。从病床上爬起来，他就唠叨个不停，说杂种的美国佬想断老子的气儿，没他娘的那个门儿。然而让他真正体会到战争残酷的还是在后来的那个狗日的黄昏。在那个残阳如血的傍晚，他新婚的妻子，一个战地军医，在美军的一番轰炸之后，就变成一只蝴蝶飞走了，飞得无影无踪。正当妻子向他奔跑过来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一束闪电从妻子头顶划过，废墟上就只剩下刚刚还围在妻子脖子上的那条红红的方巾的碎片了，看上去极像一只只纷飞的蝴蝶。他手下那些猎狗一样的兵，一个个蹿出去趴在焦土上，一边声嘶力竭地骂着“狗娘养的美帝国主义日你祖宗八代”，一边咆哮着把十个指头刺进焦土里去，仿佛要捉住那丢失的英魂。直到满手鲜血淋淋了，

他们才爬起来，对着天空嚎啕大哭。他静静地站在废墟前，生硬得就像一根树桩，一根被炸弹炸飞树冠的枯树桩。他牙齿间发出嗑嗑的响声，却愣是没让眼泪滚落出来。再回头看他那嘴唇时，已被牙齿咬出了鲜血。

这是一分钻心的疼痛，肖天佐一直把这伤痛留在心里，什么时候也不想提起它。

从朝鲜战场回国，肖天佐心里一直憋着股气。组织安排他在炮兵司令部当处长接待苏联专家。这可是一份没有十二分的耐心干不了的事，他还是硬着头皮上了。没几天，肖天佐算是尝到了厉害，感觉侍候人的滋味太不痛快了，于是有事没事他就怀念起打仗的日子来。这些日子叫他实在难熬，他就火急火燎地去找将军，谁知让将军好一顿臭熊把他从办公室里赶了出来。他没招儿了，就只好白天处处看着别人的脸色，忍受着别人的谩骂，晚上就藏到一个地方去骂娘、喝闷酒。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也有些习惯了，他想过，不就是要求别人帮忙吗？要求人，矮三分，这有鸟办法，既然如此，就豁出去当他一回孙子。他这样说服着自己，可这时，那些专家却甩下一堆破烂儿奉命撤回了国。这一回，他气得又一个人躲起来痛痛快快地骂了一通赫鲁晓夫。没想到这一通骂别人没听着，却让将军给听着了。将军生气地说，你小子少给我借酒发疯。说完还没收了她的酒壶，气得他从头到脚都冒火星。这些年，他觉得自己总有些不顺，一年前，国家去西部搞原子弹试爆，他第一个报名要去一线，又让将军把他的名字从花名册上给画了下来，说让他留下来搞些勤务。他一听浑身都软了，软得像个鼻涕虫，好似浑身没长一根骨头。这他娘的是什么事儿啊，他难受得常常一个人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故意用脚把地板踏得噼噼啪啪乱响。有人看出了他的难受，就跑过去劝他，再找个老婆生孩子、过日子得啦。他一听就火冒了八丈，把牙齿咬得嘎嘣直响，叉着腰，指着人家的鼻子，扯着嗓子吼起来，滚蛋吧，现在就看老子笑话了，是否为时过早点儿。

离开战场回到平静中，他真有些像战马被拴在了磨盘上，磨不

想拉不说，弄得不对付还想拿蹄子踹人。

等，一定得等，不相信我肖天佐就等不来个好日子。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就一天天地给自己打着气儿。叫他难以置信也无可奈何的是，等来等去就等到了打一回狼……

“打狼？”他突然收住脚步站在了那儿，口中还念念有词。“打狼……打狼，打——败——美——帝——野——心——狼。”他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把这句歌词数完。“咯买卖，是他娘的有仗打了。”想到这儿，他的神经突然亢奋了，放开脚步飞快地奔跑起来。

他像一匹撒欢的野马一头撞进作战室，还没进门就高喊起来：“打狼，打什么狼？”在座的都笑了，有人说：“什么狼？四条腿，一张大嘴巴，还吐着一股血腥味儿，叫起来像人哭。”

“真是这狼？”肖天佐不信。

人又说：“那你说还有什么狼？”

即使如此，他还是破例第一次在前排坐了下来。好几个人这就开始跟他挤眉弄眼了，说：“看来天佐是想当打狼队队长了。”“那当然得带个长啊。”肖天佐有些自我解嘲的意味。屋子里的气氛很是活跃，有人明知道肖天佐不会吸烟，却硬是给他抛过一支烟来，说是“大前门”牌的非吸不可。肖天佐只好胡乱地点着烟毫无章法地抽将起来。他抽烟的样子看上去很狼狈，还没吸上两口，先是一顿剧烈咳嗽，过后就是手在眼前一顿乱抓，他根本无法控制自己嘴里喷出的烟雾。烟一出口，他就慌忙用手去捂眼睛，捂着捂着眼泪还是下来了。“什么狗屁大前门。”肖天佐狠狠地将烟卷丢在地上，又用脚狠狠地踩得稀烂，然后狠狠地说：“咯买卖，谁能让我掉眼泪？它竟然让我掉了眼泪。”

这时将军走了进来，屋子里顿时有了严肃气氛。将军本来是朝那张悬挂着的军事地图走过去的，不想走了几步却回过头来。

将军指着肖天佐的鼻子说：“肖天佐，今天是不是坐错地方啦，每次开会你不都是坐最后一排那个角落里的嘛，而且不问到你头上你绝对不发言。今天要打狼了，激动了？”

“这……”肖天佐无话可说了。说实在的，过去的那些会确实没有一回能让他像今天这样激动过。他坚信这一回要打的不是四条腿的狼。他把耳朵竖了起来——莫非他娘的真有仗可打了？我他妈的就想打仗呢。

“天佐，”将军笑笑发话了，“你知道要你打什么狼吗？”

肖天佐还没醒过神来呢，一阵慌乱，涨红着脸，哼哼几下，一个字也答不上来。

“我们有一个牧场，养的牛羊都让狼给偷了。”有人插话说。

“这……我不去。”肖天佐像驴一样把脸拉了下来，站起来说：“看来我还是得坐后面去了。”

大伙笑了，将军也笑了起来，说：“你这头顺毛驴呀，什么都得顺着你。好了，你这个志愿军炮兵营长的大炮也沉寂好几年喽，生锈了没有？”将军笑着问，话语却让他难以捉摸。

不提大炮便罢，提到大炮他就窝火。肖天佐脖子一仰说：“给您说吧，生锈是小事，再不用只怕会生蛆喽。”说完他竟把头背了过去，引得屋子里一阵爆笑。

等到周围的人笑过了声，将军向他走了过去，用拳背捶了捶他的肩缓缓地说，“别那么多牢骚，你那门大炮哇，锈了就锈了吧。不过，这回你去打狼，给你的是一门新炮，可比你过去的大炮威力大得多哟。”

肖天佐突然把头扭过来看着将军愣了半天，嘴巴里才吭吭哧哧说出几个字来，“我说就不是打狼嘛，是……是……是搞导……导弹吧？”

“嘘！别激动。”将军伸出右手食指顶住左手手掌做了个暂停的手势。停顿片刻，他接着说，“这是一个高度绝密的行动，‘打狼’是我们这次行动的代号，话说回来，还真得有点儿打狼的精神。估计再过几个月，我们的原子弹就可以成功试爆了，我们的时间也越来越紧迫呀。根据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军委指示我们组建我国第一个导弹发射基地。”

作战室一团寂静，空气好像结成了一块冰，只有烟雾还在不停地弥漫。

肖天佐见过一回导弹，那是在长辛店，还是将军带他去的，中途足足过了八道岗哨。一走进库房，看到那个冰冷的家伙横在那里，他差点儿没叫出声来，“就这么个铁疙瘩，我还以为多了不起呢。”将军回头看他一眼，才使他收住了嘴。他走上前去，想伸手去摸，不想又被卫兵制止了，但他的手指尖已从中感触到了一种冰凉。将军一言不发，沉默得让他有些惧怕起来。出得门来，将军才说：“天佐啊，别看就这么一块铁疙瘩，我们自己现在还没有啊，什么时候我们有了自己的家伙了，那时候我们说话腰杆儿才硬得起来啊。”

将军的话语虽轻，但肖天佐能从中听出分量，感到就像一记闷锤夯在心上，到现在他也没能忘记……

将军沉静片刻，把脖子仰了仰，高声地、一字一顿地说：“肖天佐同志，现在我命令你率队组建这个基地，部分人员已经政治审查，由各军区、军兵种以及炮兵司令部各炮校调拨。军委任命你为该基地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工作，望你部以最快的速度，最顽强的作风，迅速完成基地组建、训练形成等任务。有信心吗？”

“有！”

肖天佐呼啦一声从座位上弹了起来，直觉得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满头冒着热气，好像头上顶了个蒸笼，豆大的汗珠子从额头不停地滚落下来。

“很好。”将军说着伸手示意他擦擦汗，他就用手把额头的汗水抓下来甩在了地上。将军走到那张地图跟前，手里握着一支又粗又长的红色铅笔在地图上点画着。他说：“肖天佐同志，你和你的‘打狼队’沿这条铁路线一直向西，直到到了最后一站，你们再徒步行动，还是向西，大约要走两天，直到有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挡住了你们的去路，你们就可以停下来安营扎寨了。配属你的高汉江参谋长全程参加了阵地勘测，他对地形相对熟悉。时间紧迫，事不

宜迟，包括你在内的十八名基地机关人员已配属齐备，请你们尽快做好准备，于今晚星夜出发。天佐，请你回过头去。”

肖天佐不由自主地回过头去。真他妈神了，肖天佐一阵惊喜。不知什么时候，那十七个人已鬼使神差，齐刷刷地站在了门外。

肖天佐几个大步跨过去，握紧拳头在几个人的肩头擂了起来，嘴里还不停地叫唤着他过去给他们起的名字：“豹子，骡子，干柴棒，门墩儿，平时没好事的时候打着电筒都找不到你们，咯买卖，今天有好事儿了都来了。我说好些日子见不到你豹子了呢，你凭什么去勘测阵地？凭什么我连一点音信都没有，一个人在家里着急上火？”

肖天佐显然是太兴奋了，他不停地人群中穿梭着，胸中仿佛有一团火被点着了，在五脏六腑里呼呼地燃烧起来。这一天他已等得太久了，事到如今，反倒觉得一分钟也等不下去了。

他朝半空一舞手，说：“走，咱们这就准备去。”

大伙也都会意地向他嘬嘬嘴，表达了认同。

正当他急急忙忙转身欲走时，将军却叫住了他。

将军把他带进自己的办公室，从柜子里掏出一只陈旧的水壶递了过来，说：“这个家伙看来这回是到了物归原主的时候了，拿着吧。”

肖天佐先是一愣，然后两眼突然一亮，这不就是那只跟了自己十几年的水壶么，他在肚子里咕咕地笑了起来。那只永远只装酒的水壶啊，曾经是他的命根子，但自从被将军没收过后，他就再也沒痴心妄想过还要得到它，不想这下竟被将军还了回来。

“拿着吧，”将军说，“那里条件很艰苦的，有些困难是你所想象不到的，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虽然没有炮火硝烟，却不会比上战场更容易呀。”将军的话语变得浑厚而低沉了。

他兴奋地从将军手中接过水壶，直觉得它沉甸甸的真有些分量，还散发着一股浓烈的醇香。他知道了，看来将军不仅还了他水壶还给他灌了一满壶酒呢。

他依旧像几年前一样把水壶别进了腰里，情不自禁地举起手给将军敬了个礼又拍拍腰间的壶说：“将军，就让这水壶作个见证吧，您不是说打狼吗，我肖天佐这一回不把那些狼崽子打尽了我就不回来见您。”说完，转过身带着他的队伍溜烟跑得不见了影子。

肖天佐跟大伙约好，先把手头上的事儿都办利索了，该交的就交，该带的带，下午四点准时到他那间小屋里喝酒，他请客。

四点钟还不到，人都聚齐了。他们把肖天佐的铺盖卷起来扔在了地上，把床抬到了屋子的中央，又弄来些青菜黄瓜花生摆了一满床。肖天佐猫腰从那个低矮的柜子里抱出一个老酒罐，重重地往床中央一放，一场大战就要拉开序幕了。

“你们说我们该不该庆贺庆贺？”肖天佐说。

“该。”众人说。

“你们说这酒该不该喝？”

“该，”众人又说，“不喝放着让它下崽儿不成？”

“咯买卖，”肖天佐故意压低声音说，“牛皮呀，谁还有我们牛皮呀！我们可是牛气冲天了，我们这回是干什么去的，我们干的是日天的活儿。今天是我肖天佐的大喜日子，也是你们的大喜日子，喝，咱们喝他个痛痛快快，为我们自己壮行。”说着肖天佐已揭开罐顶厚厚的泥盖，咕咕咚咚给自己斟下一碗。

酒喝了起来，杯子瓶子碟子碗儿全用上了，十八个人差点把个十多平方米的房子给挤翻了个儿。

肖天佐又嚷起来了：“安静，安静，大家安静。在没喝醉之前我有几句话要说，虽然就凭你们的酒量也是喝不倒我肖天佐的，话该说的还是要说。一，”他伸出个指头在空中比划着，“喝完酒立即回家，先把老婆子的事给我解决了，别开玩笑，你知道这一走啥时候才能回来？你还能不能回来就两说了，好好地尽一回当男人的义务吧。这就算我当司令后的第一道命令，死命令，听见了没有？”

大伙一轰都笑了。

“别给我傻笑，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谁没把事儿办好我收

拾谁。办完了老婆子的事，就赶紧收拾行装，我在这儿恭候你们，还是那句话，谁延误了我收拾谁，这是第二。第三嘛，我觉得我们得借这碗酒对天立个誓，我们这一趟西行，背负的是国家的重托，如果干不出一番事业来你我算个什么鸟军人。”

肖天佐环视一下四周，目光突然在屋子正墙中央贴着的那张毛主席像上停住了。“对了，对天立誓不如对着毛主席立誓。”说完，他便走过去正对那张亲切的笑脸笔直地立住了。他缓慢地将酒碗举过头顶，显得异常庄重：“毛主席，我肖天佐是托了您老人家的福啊，竟然有这么伟大的事业落到了我的肩上，这真是我三生有幸啊，我向您保证，向您发誓，就是拼上了老命，我也要和我的同志们干出一番成功的事业来，让咱中国人从此挺直了腰杆儿，扬眉，吐气。老人家，我就先喝下这一碗了。”

“喝，司令，我们一起喝。跟着你，我们就是拼上了老命，也要成就一番事业，要对得起毛主席。”

“对，谁不拼上老命谁他妈就是地上爬的，喝。”

“喝！”一只只碟子碗儿在十八个人手中翻飞着。

肖天佐左手抓起一枚碟子，右手夹着一支筷子，把两条腿弯成一个弓的模样，兴奋地在地上弹了起来。他跳的是碟子舞，是他老家的乡亲遇上喜事后常跳的，六岁的时候就学会了，这一回算是用上了。没想到肖天佐竟还有这一手，十几个人都看愣了。只见那碟子不停地在他手里像玩杂技一样地翻转着，筷头极有节奏地敲打在碟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沿着这节奏，他脑壳一摇一晃地，嘴里竟高声地唱了起来——

毛主席的光辉，
嘎拉呀西若若，
照噢耀在雪山上，
伊拉强巴若若。

……

肖天佐历来嗓门沙哑五音不全，但这首歌今天从他的喉咙里迸出来，却显得异常好听。那十七个人也都拍着巴掌围着那张床板转着圈子，跟着肖天佐跳起来，唱起来——

毛主席的光辉，
嘎拉呀西若若，
照噢耀在雪山上，
伊拉强巴若若。

……

屋子里乱成了一团，热闹得腾腾地冒着雾气。

“快活，实在快活呀，”肖天佐看着这场面就禁不住要开怀大笑，“咯买卖，别看平常嘻嘻哈哈，到了关键时候一个二个都还真有模有样的。好样的，喝，谁是好汉谁过来跟我喝。”

酒就这样一碗一碗地灌进了肚子里。几巡过去，肖天佐也觉得自己有点晕乎了，舌头有些不听使唤了。他对着大伙扬一扬手说：“走，都……都给我回去，按我说的……办，记住了，谁……不办我收……拾谁。对了，”他指着那个瘦个子说，“干……柴棒，你还没……老婆呢，那就回去自个儿睡吧，不过就是你、有老婆也白……瞎，一把干……柴经得起几……折腾。”说着他还笑着用眼睛瞟着瘦个子。

大伙知道肖天佐在说酒话了，就把碗筷往地上一丢，铺开被子要扶他躺下。“好了……好了，快……走吧，快……走吧。”肖天佐催大伙走，大伙还愣着不走。

“都走！”肖天佐突然吼了起来，一手扶着墙，一手直直地指着门外。

无奈，各自只好离去，只好急急地回到家里。一进家门，老婆还都在家里候着呢。果真，一个个执行命令还特坚决，都按肖天佐